

My Modern Concept of Lacquer Painting on the Students Works 由学生的创作谈我的现代漆画观

◎陈思深

冉珏的作品有意思地显示出我的现代漆画观的可行价值。作为她的导师，“现代漆画表现”的研究方向不是随便冠名的事情。弄清这一命题的意义，一方面是对学生负责，一方面对现代漆画这一画种的发展也算担当起一种历史使命。幸而经年在漆画领域展开的从质料到精神——形下至形上——的艰苦探索与沉思，以及对传统漆艺到当今漆画之间景象的全面审视与洞察，使我相信现代漆画的命题意义在我眼前越显清晰了。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漆画？

我认为有一种最肤浅的认识，一来就应排除在此议题之外，即在“现代”的时间所作出的漆画就是现代漆画。这种认识在漆画界普遍存在，因为画者看不见除此之外在现代漆画这个名号内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存在。

真正的现代漆画，最重要是它的“现代性”——无论内容意趣还是形式语言都充满了对时代精神的诠释，内外一体都应该是充满新意的。于此，真正意义的现代漆画必须对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作出确切的回应：图式问题；质料语言问题；传统漆艺问题；当代观念问题。

图式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与其它任何成熟的画种相比，现代漆画在图式形态上还处于一种迷茫状态。甚至画者压根不曾想到过这个问题，动辄将其它画种图式先入为主，自然而然地随便拿来就做了作品的画稿，“材质摹写画稿”已成为一种漆画表现定式。什么是漆画图式？这里要把它脱离于漆画的血肉——质料性——来孤立言说显然不甚恰当。但因有了对图式问题的追索，就使我们的注意力自然要回到质料中去。在漆画这一本体语言思考从而自生图式。与动辄其它画种图式拿来的表现相反：让质料语言决定其图式形态。这就给质料语言留下更多可言说的空间，使其既质又图地主角化。

质料语言问题

质料语言问题是现代漆画表现的核心问题。与其它画种质料的浅表意味相比，漆画质料语言具有的多样性，使其语言表现具有了宽广的空间指向。但现代漆画有充裕的质料语言是一回事，用活用深又是一回事。

质料语言在现代漆画语境中说白了就是“用旧用新”的问题。“用旧”即常见作法：死守传统质料语言念念不忘。“用新”则不同，既然传统质料语言不能全然担当现代精神的表现需求，则此质料语言就应随境变化、随境生发。也就是说，它应同步于时代精神的流



- 1、日记No.6 综合材料 冉珏
- 2、日记No.3 综合材料 冉珏
- 3、日记No.2 综合材料 冉珏
- 4、日记No.7 综合材料 冉珏
- 5、日记No.1 综合材料 冉珏

变，“境新质新”。当然新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传统质料语言作深度的转引与改造；一种就是全新质料语言的发现与创造。无疑后者更具创造价值和画种发展价值。

传统漆艺问题

现代漆画具有七千年历史的传统漆艺背景。对其发展来说，这既是深厚的艺术宝藏又是沉重的历史包袱。所以对待历史，正确的解读方式还是“活读”——还历史以生动鲜活的演化形态，任何历史印记都是话语情境而非僵死之物。特别要注意，历史正是以其印记的不断更新方式强烈彰显着她的美学精进精神。如此观照，则悠远而伟大的传统漆艺所告诉我们的既是它的美学积淀，更是此一积淀所暗示和激发我们的创新与发展。漆艺史中由战国两汉的漆绘到唐宋时期的——色髹再到元明时期雕漆的由表及里，越演越精的发展就是显例——如此活读，创新也即是传统。创新就是使历史呼吸着。

在物感层面，传统漆艺透露给我们的美学意味也值得我们咀嚼。特别是它的蕴蓄性、精微性和神秘性，这些仍是我们特别珍惜的意趣所在。我们的当代性中只有葆有这一美质才不致于肤浅的盲目当代化。

当代观念问题

现代漆画处于当代，不可避免地要迎对当代观念——特别是观念至上这样的艺术思潮——的冲击。对于这一前卫化观念化的思潮，我们应考虑它对漆画这一非常质料化同时也非常技艺化的画种是否合适。从精神表现的取向看，观念艺术是“外逸”于观念的，而漆画艺术更适于其质料意味的“内进”咀嚼。在现代漆画，大概最应提防的就是以观念僭越质料。我们若置漆画的质料特性而不顾来言说漆画，恐怕最终会使漆画的当代化因失去根基而变成非常奇怪的东西。确实，我的现代漆画表现取向于质料内在意味的深掘的成果已经证明了此一取向的无穷价值。在此内化的取向中，当代性从质料生发出来，并且以其玄妙而具神韵的抽象性价值超越着某些观念的确指性价值。当代性就是当代精神，只要一个画者足够地敏感和真诚，他定会在作品中忘却当代的当代，忘却观念的观念。

以上就是我对此四个问题的回应。并且将此学术精神贯彻于冉珏创作全过程的教导中。

图式方面，冉珏潦草随意的铅笔画稿“前画种”，没有其它画种图式的先期君临，带给对应的铅丝质料语言以表现的极大自由，这就将图式问题和质料语言问题达成了“图的放松，质的看重”的很好融洽。在对质料语言的体验中，冉珏更是感受到了问道倾听的美妙快感和随机创造的巨大快乐。说到铅丝的质料之美，它并非现成地搁在我们面前，不是说对应铅笔线条，铅丝之美就来了。铅丝之美作为定型化的“词汇”，在传统漆艺的语库中是未曾有的，经过了由铅丝之塑形到铅丝之锤制再到铅丝不同肌理趣味的发现，这一长期成型过程是具积极意义的，现在正好“铅笔—铅丝”地对应上冉珏美妙的素描画稿。说铅丝质料语言不是漆画语言么？它却在少量漆色的点缀下居然产生出唐代漆艺“金银平脱”的美感特征。